

爱格
Algirl

14个故事，
深度解读情感与人性的多面

温柔与暴烈
沉溺与救赎
孱弱与强大



有故事 的人

LIVING IN LOVE.



吕亦涵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有故事 的人

—
LIVING IN LOVE.



吕亦涵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故事的人 / 吕亦涵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594-0065-9

I. ①有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6243号

书 名 有故事的人

著 者 吕亦涵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彭朝霞

营销编辑 王冠军

封面设计 杨 平

封面摄影 榨菜蛋花汤

内文设计 罗晓芸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3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065-9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{

14 个或安静或热烈的女子

14 种或灰暗或耀眼的人生

14 次或喜或悲的爱与被爱

}



序

没有什么 故事的人

其实本没有故事的，如古人所言，世上本无物。

可又听人说：人这一生，就像是寡妇度过漫长的黑夜——将一百枚铜钱随手撒出去，然后一枚一枚地找，墙角、床底，等全找到，天差不多就亮了。

如此刻骨铭心的寂寞，是寡妇的一生。其实再细想，这又何尝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生？无所事事时，发现事，创造事，解决事——所以人这一生，多多少少是有点故事的吧？只不过，世间万物本与我们无关的，后来因为我们的折腾，渐渐地，便有了关系。

如同一名女子，出生在消过毒却依旧杂乱的床榻上，如无意外，她原是可以在这躺上一辈子的，可人生到处是意外，后来的她，不知换过了多少张床，最终也不知寻不寻得到安息的港湾。

而最终的最终，到瞑目闭眼的那一天，双手一撒，什么都不带走。

如同出生时。

编辑将文案发给我看时，我正好与朋友在聊这个短篇集的主题。看着文案上写“14个或安静或热烈的女子，14种或灰暗或耀眼的人生”，朋友说：“真好，写得真好。那么吕，你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？”

是安静或是热烈？是灰暗或是耀眼？

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以普通姿态蜷伏于世间的普通人，之所以会写这一些文字，不过是因人在爱与被爱时，纵使时间地点剧情皆不同，但爱一个人时的心情，其实都相同。

于是我将自己曾经有过的心情摊开来，便有了袁遇安、孙余余，有了露白、何芝

芝，有了恩静，有了时深……

时深是最近才产生的灵魂，是一名深爱阮俊宇的女子——是的，你没有猜错，这里的“阮俊宇”，就是《阮陈恩静》中阮东廷的弟弟俊仔。

在动笔之前，我从未想过二十年后的俊仔会是这样的“阮俊宇”：成熟而温和，世故却善良，可他没有心。

他对爱情的要求低之又低。却偏偏，碰上了一名对爱情充满狂热的女子。

这样的相遇，真的，就是场悲剧。

世间情感大多是这样的：你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你，那好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什么？你没那么喜欢我？其实我也没那么喜欢你，只是彼此欣赏，漫漫长夜相拥而眠时觉得挺安心，那好，我们在一起吧——人性如此，灵魂深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贪小便宜的嫌疑，所以，总不愿以不对等的姿态相拥。

偏偏有一些关系，从一开始，就是不对等的。

如深爱着男人的女子，和觉得女子还不错所以和她在一起的男人。

爱情开始的时候，她委曲求全，不贪心地觉得能陪在他身边就很好。可爱这东西是这样的，一旦涉入其中，便巴不得能从仰望他进化到全身心地占有他——占有他的身体还不够，你要占有他的灵魂，他的身体他的灵魂只能有一个你。可他做不到，他很努力地去尝试了，还是做不到——不要狭隘地以为是因为第三者，不，不，这个人的心被大大小小的往事前程及现有的责任瓜分成了无数片，他有过去，你只是他的现在，未来呢？未来不可知。

你付出的太多，要的也多，可他能给的，就是那么一点点。于是你提出分手，他答应了。

没有什么 故事的人

他不理解，可他尊重。他想明明两人是可以天长地久的啊，就像全世界所有激情越退却责任感就越强烈的夫妻一样，可他又似乎明白不对等的感情对你和你的执念是一种伤害，所以OK，他放手。

他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。有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的错。

或许下一次，你还会这么狂热地爱上另一个人。或许被分手的痛苦折磨得忍无可忍时，你还是会去找这一个人，然后——妥协、退让，让相似的剧情重来一次。

愚蠢，固执，不可救药。

直到死的那一天，你幡然醒悟：原来你有你的骨灰盒，他有他的骨灰盒。原来啊，你们不过是干干净净没有牵连的个体，如同出生的那一日。

可是你，可是你，曾那样盲目而热烈地爱过这么一个人。

爱到吻上他一次，耗尽半生的气力，都愿意。

其实说来，我并不知此时捧着这本书阅读的你会上什么样的感情，可我希望有生之年，你能遇到一个人，好好地爱他一次。

在你十六岁时，在你二十六岁时，在你三十六岁时。

芳华只在弹指间，可有什么关系？

有生之年拥有过，到底，已经比未曾拥有过的人幸运。

吕亦涵

2017年1月，写于泉州家中

但凡是和你一同掀起风浪

却没和你一块躲雨的人，

就别和他纠缠了。

道理其实很简单：风浪是一起掀的，

掀完了不帮忙撑伞可至少也一起淋一下吧？

可他淋都不愿一起淋，

直接走掉，那么余生里，

你还能对他抱有什么期望呢？





< 001 / Part.1 又见恩静 >

- 阮颜时深
- 阮陈恩静
- 番外四则

< 073 / Part.2 加州遗梦 >

- 爱人的眼睛是汪洋大海
- 一生一遇
- 加州旧事
- 魔术师里奥

< 153 / Part.3 双城记 >

- 海风吹不散午夜的雾
- 是芝芝吗?
- 许我善美，颠尔众生
- 威灵顿26号
- 但为生故，沉吟至今
- 露从今夜白
- 你可否令我幻灭，不再爱你
- 遇到爱情的任先生

/ Part.1 /

又见
恩静

●
*SEE YOU
AGAIN*

爱是清醒地
沉沦，
爱是
警觉地堕落。

/ 阮颜时深 /

流年 碎语

我想写一场混乱的爱情：一见倾心，在一起，分手，太痛苦，又在一起，更痛苦，又一次分手……

好吧，写完这个故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大概是有些分裂倾向的。因为这一次的女主角很不动人、很讨人厌、很敏感、很作，可是，我喜欢她，非常非常喜欢。以至于这个故事改了无数次，改到编辑都校对好其他故事了，我还迟迟不舍得交。

在动笔之前，我没想到俊仔长大后，会是这样的“阮俊宇”：成熟而温和，世故却善良，可他没有心。

他对爱情的要求低之又低，却偏偏碰上了一个对爱情充满狂热的女子。

好了，再说下去我要忍不住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了。不说了，静静地读故事吧，或许读完后你可以跑到我的微博来，替我骂一骂这对作到死的爱侣。

反正，我的阮俊宇，我的时深，就是这样了。

楔子 >>

最后一名遇难者抢救无效时，手术室里响起了沉痛的悲号，时深看着周遭一张张痛苦的脸。而手术台上，劫后余生的伤者正在死去。

她慢慢地走出了手术室。整整七十二个小时高度紧张的身和心，此时此刻，正一寸一寸地松懈、瓦解、分崩离析。直到来到医院底楼，在人来人往的焦虑空间里，她终于身子一软，瘫在了地上。

然后，崩溃痛哭。

一场恐怖袭击席卷了这座城市，曾经那样浪漫的巴黎，有朝一日，竟也成了全世界的梦魇。

电视上，面色凝重的记者正在播报着各界的义举：“据悉，恐怖袭击发生的当夜，Angela和阮先生就在巴塔克兰剧院里，亲眼见证了这场悲剧……”

时深从濡湿的掌间抬起头，看向电视上的男女。那传说中的“知名艺术家的男伴”，此时正面色凝重。她透过蒙眬的泪眼静静看着他：似乎瘦了一点，憔悴了一些，眉宇之间，是接连数日堆起的疲倦。

“阮俊宇。”她在心中默念，就像好多好多年以前，就像这一幕发生后的第三天……

公寓的门锁已经被换过了，数日未至的男子用旧钥匙开不了门，于是，在门外一遍遍地按着铃。她却赤足坐在屋内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。

“时深？时深？”

门缝内透出了缕缕灯光，《安魂曲》冰冷地传出来。

“时深？”

她没有回应。

“时深！”

可室内明明开始响起了不锈钢物品相碰的声音。

他终于失去了耐性：“颜时深，你给我开门！”

这一回，门终于被打开了，阮俊宇走进去时，面色简直是森冷的：“闹什么脾气！”

可眼一抬，却见满室整整齐齐地摆着冰冷的手术刀，一把、两把……分门别类排了一地。她在这满室刀光中静静地站着，空洞的眼似被卷入了某场沉重的哀悼里。

见状，他终是不忍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，走过去，厚实的双臂密密实地包住了她的身子：“好了，别难过了，你已经尽了全力。”

怀抱温暖如昨昔，带着她熟悉的气味。

拥抱时，他总习惯将她一整个包住，温暖的手一下一下地抚着她的发丝。只是此时这双手是否已经掺入了别人的气息？时深无声地落了泪，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女艺术家的脸。颜时深的一双手紧紧地、紧紧地，抱着这副温暖的身体。

“阮俊宇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阮俊宇。”

“嗯？”

她沉默了。

叫了他的名，一次，两次，之后又沉默。

直到他觉得奇怪，想拉开距离看看她的脸，时深才更紧地抱住他：“你知道吗，刚刚在摆这些手术刀时，我无数次幻想着将它们刺向你的心脏。”

他身体一僵，男性温暖的胸膛里，最接近心脏的那一片，似乎已经沾满了渐渐冰冷的泪。

“怎么办呢？阮俊宇，我这么恨你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呢，我这么爱你，爱你爱得恨透了你，爱你爱得想杀了你。

这是多么没有出路的爱，从怦然心动一路走到了穷途末路。

她闭起眼，任由新一拨的泪水簌簌下落：“阮俊宇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真的，已经没有其他办法，她太累了，太累太累了。

相信他也很累了。

1. 俊宇 >>

如果相爱的结局是无言、怨恨、用力过度，那么到最后，是否还有人会想起最初的相遇呢？

不知为什么，阮俊宇一直都记得，与时深初遇的那一个下午，窗外的天空有一些灰暗。

“也许因为相遇的时候不是晴天，所以，这段感情才如此坎坷吧。”后来的她好像这么说过？他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日的天的确是灰色的，大片大片的乌云就像是承担了过多水汽，无须多久，便要来一场倾盆雨。

那时阮俊宇刚挂了妈咪的电话，古老的催婚话题再一次扰人心绪：“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童童也需要个妈咪啊！老将孩子放在办公楼里算什么？”

他略微烦躁地挂了电话，打开门想找童童时，却听到对面财务室传来叮叮淙淙的欢笑声，高山流水般，令人欢愉。

他从门外看进去，就见一名陌生的女子正抱着童童笑弯了眼，白皙面孔在周遭那些大婶员工的陪衬下，年轻得不可思议。

阮俊宇心想：这就是财务的表妹吧，真是个孩子。

也的确是孩子，才会在自动请缨替公司预订低价酒店时，让财务来问他：“阮先生，我表妹说能不能看在她替公司省了一大笔钱的分上，替她把机票也订了？”

其实是这样的：三天前，“阮氏”临时决定请老员工们到巴黎度假。事出突然，没有提前策划导致费用上多出了一大笔食宿费。那财务跑过来同阮俊宇说：“我有个远房表妹正准备到巴黎念书，年轻人嘛，很懂得一些上网技巧，说是能帮我们省一大

半食宿费呢，但前提是，咱们得帮她把机票给包了。怎么样，成吗？”

从厦门飞巴黎，即使是在这个点订票，也不过几千元机票费。用几千元省下好几万的食宿费，他焉有不同意之理？

就这样，阮俊宇见到了那女子。

因天色不好，财务室里的白炽灯全亮，阮俊宇从门外看过去时，只听女童“哇”了一声，奶声奶气地惊叫：“为什么变得这么便宜？”

女童一直是个沉默的孩子，不知被多少心理医生诊断为“儿童自闭症”。谁知这会儿，他竟安安心心地蜷在一名陌生女子的腿上，还不时发出一两句赞叹：“姐姐好厉害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？连巴黎的五星级酒店都能订到这么便宜的价，还是在旺季呢！”财务室里的员工也纷纷附和。

那女子笑得眯着一双眼，年轻的面孔上，是掩也掩不住的欢愉：“其实道理好简单的。即使是旺季，也肯定会有些酒店没满客，只要输入心理价位和对酒店的要求，这网站就会自动替我们筛出空房间，而且和携程网、去哪儿网都不一样，这网站是可以帮我们砍价的，实惠着呢！”

他突然之间，微微地勾了下唇角。

其实类似的方法他也听说过的，当年在美国留学时，闲暇时赴欧旅行，Angela总要一边替他在网上订房一边说：“大少爷，家产再多也是要省着点花的，在打折网上订房能省一大笔钱呢！”Angela的方法，就是这女子今日用来替他省了大把费用的法子。

阮俊宇透过敞开的大门往内看，那女子与Angela甚至连神情都相似。订票成功时，她心满意足地眯着眼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带着纯属少女的娇憨与欢乐。

从脸到眼，都是亮的，一双亮晶晶的杏眼里盛满了春天。

稍后阮俊宇将财务传到了办公室：“那女孩叫颜时深是吗？你的远房表妹？”

“是啊，阮先生有事？”

他垂眼，像是在沉吟些什么，片刻后，才淡淡道：“给她升头等舱吧，就和我的座位连在一起。”

财务的下巴差点儿没掉下。

等他出去后，坐在墙边默默画着画的童童才奶声奶气地开口：“我也喜欢姐姐。”

“也”。阮俊宇笑了，大手伸过去，抚了抚孩子一头乌黑的短发。

财务和时深说起这件事时，素来心细的姑娘，听到此事后，几乎是下意识地便提高了警惕：“呃，你们老板……该不会是那种色眯眯的中年男人吧？”

财务的一口水只差没喷出来：“拜托！颜时深你都不刷微博的吗？阮俊宇可是大名鼎鼎的黄金单身汉欸！”

只是，又能有多黄金呢？打小妈妈就教育她，男人这东西永远美中不足：有颜的没脑袋，有脑袋的没颜，要万一真让你遇上个有脑又有颜的，小心了——这种男人哪，往往没良心！

可当她在飞机上见到传说中的“黄金单身汉”，时深那一套承袭于母亲的人生观就在一瞬间，彻底颠覆了。

那日他不过是穿了一身休闲服，看上去却丰神俊逸，气度不凡。她走到他的座位旁，轻轻喊了声“阮先生”，那双原本正盯着财经报的凤眼抬了起来：“时深？”

笑纹慢慢地，自眼里漾开来，那么深，那么沉。

她喊他“阮先生”，他却喊她“时深”，话音里一点儿违和感也没有。

不等时深回应，阮俊宇已经站起身：“机程有点长，你坐里面好不好？舒服一点。”那普通话里，带着香港男人特有的轻柔和咬字不清，不是不动听的。

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
十几个钟头的机程，非常沉默。

即使早知头等舱位比普通舱要宽松许多，可前一晚为了让这十几个钟头好睡些，时深还是特意整晚不睡觉。于是安顿好之后，困意便来袭。睡得蒙蒙眈眈时，她只觉得有人细心地替自己掖好了毯子。半夜口渴醒过来，时深果然发现身上多了条毯子。

隔壁的男人还在看书，她一动，那凤眼就睨过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那时她半睡半醒，脑中还有些迷茫，一时间，只怔怔地看着这张好看的脸——

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哪，才能将一张脸长成这样子？明亮的眼是眼，高挺的鼻是

鼻，刚毅的下巴，薄嘴唇。她顾不上回答他的话，一时间，直看得入了迷。

直到那低沉的嗓音又响起：“冷了？口渴？还是想上洗手间？”时深才回过神来，红着脸说了声“口渴”。

那空姐过来服务时，口吻不知有多羡慕：“小姐真是好福气呀，男朋友又帅又体贴，刚刚那毯子还是他花了好长时间，才给你掖得妥妥帖帖的呢！”

“他……”时深尴尬地笑笑，一句“他不是我男朋友”刚要脱口而出，就看到他笑得深沉的眼，一眨也不眨地，定在自己身上：“谢谢你的赞美，只是不知这位‘女朋友’有没有同感？”

话中似还有话，那一刻，时深心口突然“怦怦怦”跳了起来。

好像有什么要发生了，对不对？

好像……对。

空姐离开后，阮俊宇便收了报纸，含着笑静静地看着她喝水。

时深被看得不好意思：“我脸上有东西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他说“有”，态度肯定，笑意深沉。不等时深再说些什么，男人已经俯身过来：“可以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态度那么绅士，声音那么轻。

于是任凭问话再无礼，也似乎可以被原谅了。他说，带着深深的笑意：“颜时深小姐，你……还没有男朋友吧？”

她握着水杯的手一顿。

十几个钟头的机程那么长，却似乎，也没那么长了。

2 . 时 深 >>

其实那时的时深是不能毫无顾虑地称自己为单身人士的。隔壁家的阿源长期对她照顾有加：念小学时天天送她上下课；念中学时聚集了一群二愣子，天天等着揍妄想追求她的小二愣子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以至于两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认定了，这